

無花果の森

# 无花果 森林

〔日〕小池真理子 著

谭一珂 谭晶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无花果の森

# 无花果 森林

〔日〕小池真理子 著  
谭一珂 谭晶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花果森林/(日)小池真理子著;谭一珂,谭晶华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623-8

I. ①无… II. ①小… ②谭… ③谭…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1567 号

ICHIJIKU NO MORI

by KOIKE Mariko

Copyright © 2011 KOIKE Mar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NIKKEI PUBLISHING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IKE Mar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1031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王皎娇  
封面设计:汪佳诗

无花果森林

[日]小池真理子 著

谭一珂 谭晶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字数 200,000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23-8/I·4474 定价:39.90元

# 第一章

六月一个雨天的黄昏。

从饭店十二层顶楼的房间俯瞰大街，一切都被雨濡湿了。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霓虹灯，灯光也很少，只有湿淋淋的路面像假丝绒一般闪闪发亮。

这个城镇别说高楼大厦了，就是稍微气派点的建筑物也一栋都没有。饭店门前马路上来往的车辆极其稀少，步行者也寥寥无几。

在薄薄的水雾笼罩下，耸立着几根荒废的烟囱冲着密布的乌云，好像是什么工厂的烟囱，可哪一支烟囱都是红褐色的锈迹斑斑，怎么看也不像是正在使用的。

对面的高压线和铁塔有序相连，远处的群山轮廓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将暮色中的雨天一分为二。

不知道那究竟是座什么山。说起来，甚至连这是什么地方，什么街道，有多少人口，附近有什么观光点，主要产业又是什么也全然一无所知。

昨天深夜意识清醒时，新谷泉从这个车站下了车。车站名叫

“岐阜大崖”，一个从未听说过、看到过的站名。

昨天从东京站出发搭乘“回响”号新干线到达名古屋。之所以不再往前走，是因为考虑到京都、大阪有很多丈夫的熟人或工作的伙伴，弄得不巧一下子就会撞见谁。

在名古屋下了新干线，使用了站内的洗手间后，思索着究竟应该怎么办，但是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妥善之策，还是就这么先过检票口再说吧。就在走出洗手间的时候，她看见一个貌似旧识的女人从前面走过来。

她和在当电影导演的丈夫那个小事务所里打工的年轻女子长得一模一样。惊慌之余，立刻遮住脸颊，朝检票口的反方向走去。

过了一会儿，新谷泉偷偷回过头去看，只见那个女人站在刚刚进入检票口的地方，耳朵紧贴着手机正说着什么。真的是太相像了，却完全是不同的人。

才刚放下心来，周围的喧闹声听上去像是在紧紧追赶着自己的妖魔鬼怪似的。她想，不如不去街上，作罢吧。

虽然知道混进拥挤的大都市是隐身的最好办法，可是她又觉得，正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混杂着不少认识自己的人，或许他们随时会冒出来招呼自己。

再次在站内漫无目的地兜着圈子，新谷泉踏上眼前的自动扶梯，快速列车到发的站台出现在眼帘中，正巧那儿停着一辆从名古屋出发的快速列车在等待出发。

粗略地环视了一下车厢，车内空荡荡的，除了几个单独的乘客以外，只见两个醉眼迷蒙的公司男职员，大概是喝多了吧，

手里拿着加入姜黄的小瓶保健口服液，一刻不停地起劲地说着什么。

如果不打算在名古屋逗留的话，那只有乘这趟车走了。泉拿起塞满行李的手提袋，乘上了快速列车。上车之后她才知道列车是开往岐阜的。

若要去一个与自己毫无关联的目的地，岐阜也许正合适。在岐阜，她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或熟人，连一次也没去过。

但是，泉还没有决定是到终点站下，还是在途中的哪个站下车。因为最初就不明确目的地，所以无从决定，一旦做出决定的瞬间，下一个不安就会紧随而至，叫人不胜恐惧。

这是一个梅雨季节中小雨下个不停的闷热的夜晚。不知道是空调太冷的缘故，还是因为此刻对于苦恼之余最终选择的行动怀有强烈的不安，胃的深处竟然一阵阵地疼痛起来。

泉注视着夜幕降临后的车窗玻璃，大约过了三十分钟，车内的播音员报了下一个到达的站名。

没有听清“岐阜大崖”这个站名，听上去像是在说“岐阜男鹿”，她觉得仿佛来到了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

已经过了十点。如果再继续搭乘的话，会被一直载向夜晚黑暗的尽头，下车的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黑色洞穴。如果那样的话，毫无疑问自己一定会坠入那个黑色的洞穴。

快速列车减速了，泉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拖着黑色的手提袋下到站台。下车之后才知道站名原来叫做“岐阜大崖”。

因为叫做大崖，因此可以推测附近的山中有很大的断崖，也许是个不为人知的观光胜地呢。

泉在心中描绘出前面出现了峭立的山崖，自己的逃亡之路已被完全堵死。虽说是偶然，但是这城镇对于抛弃尘世一路赶来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合适的地方。最终，前面什么也不会有，只有这荒凉的断崖，而断崖的对面就是地狱。

这是个极为普通、没有任何特征的小镇车站，下车的客人只有寥寥数人。售票厅全关着，也不见车站工作人员的身影，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了。

泉看到在车站墙上冷白色照明灯照亮的大幅广告图板上的饭店广告，那是一家地方上常见的商业与观光兼用的中等规模的饭店。她明白必须摒弃奢侈，住宿的话应该选择价格便宜的商务旅馆才是。可回头再一想，就住一晚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即使稍微昂贵一些，至少今天晚上的住处应有个像样的浴室；能在像样的房间床上安心地睡上一觉。再说都这么晚了，她再也没有一丁点儿在陌生的岐阜大崖镇上拼命寻找廉价旅店的精力和体力了。

这几个月来，泉能够酣然入睡的日子简直是屈指可数。

昨天午后，她急匆匆地收拾完行李，只留下简单的几句话，就从目黑的家中跑了出来。其实，徒步走到东横线都立大学站不需十分钟，可是阴雨持续不断，加上泉担心被附近的人看到而忐忑不安，便拦了一辆正好驶过的出租车，直接开向目黑站。

泉在车站前银行的 ATM 机上用银行卡取出自己名下的所有存款，大约六十八万日元。这些是结婚前做电影场记工作时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几年前这笔钱曾经超过百万日元，但后来为自己添置新衣，有时候要为母亲或是姐姐的孩子、也就是自己的外

甥购买礼物，积蓄就大幅减少了。

做电影导演的丈夫的收入并不稳定，况且他动不动喜欢带着电影圈的人回家大肆款待。

这种花费所产生的开销不可小觑，生活绝不像世人想象的那般宽松，甚至家庭开销常常也是非常拮据的。

即使不做与电影相关的工作也没关系，就算和电影毫不搭界，泉总想去找份工作，好几次战战兢兢地表达出来。

但是，丈夫对此嗤之以鼻，加以嘲笑，绝不允许。“做好我的妻子就是你的工作。”自打结婚起，这话就成了他的口头禅。

丈夫挣来的钱只支付生活费，剩下的由他自己管理，哪怕想买点小的东西，也必须逐一向丈夫申报，不仅麻烦，而且就像自由被禁锢了，叫人难以容忍。

泉完全不知道丈夫有多少钱，有没有存款，抑或有着无法告诉妻子的惊人债务。她所知道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笔六十八万日元的存款，是如今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全部财产。

要说其他值钱的东西，只有白金的结婚戒指和丈夫的电影大受欢迎时买给自己的宝格丽手表了……可是，卖掉那些东西来贴补生活应该是自己最后的选择。泉早就决定，除非到最终走投无路濒临饿死的边缘，决不变卖业已持有的物件。

泉在揣摸，目前在什么都不干的情况下，单靠这笔钱自己能够生活几天。

哪怕环境恶劣也没有关系，借上一间廉价的出租屋作为生活的据点，找一份工作，节俭地生活下去，可这种打算从一开始就是不切实际的。要租屋，保证人是必不可少的，还必须支付保证



金和礼金。即便有完全不需要那些也能租屋的方法，对于迄今生活极其平常的泉来说，是一无所知的。

于是乎她只是寻找最便宜的旅店，充其量才六十八万日元的本钱眼看着就要见底的境况似乎已出现在眼前。

泉想起不知何时听人说过“流浪者的生活是很简单的”，有一位过着体面生活的市民在某一瞬间失去了工作、住房和家庭，结果，他成为了在公园、车站或是高架桥底下生活着的人。

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倒霉的连锁反应，而且那种连锁反应远远超出本人的预计，突然间接踵而至。

泉觉得自己可能也是那种结局，虽说女性流浪者比男性少得多，但是如果自己成为其中一员，倒也并不在乎。

不管遇到什么，自己都不会选择死亡。泉下定决心必须好好地活着，直到老天赐予死亡的瞬间到来。既然如此，自己就只能接受各种生活环境。

取出积蓄之后，泉从目黑站坐山手线前往东京站。在喧嚣拥挤、无数来来往往的行人中穿行，搭乘手扶电梯下到地下商店街。

没有任何想做的事，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在商店街徘徊，愣愣地眺望着鳞次栉比的店家，从一旁经过，在同一个地方一圈又一圈地转悠，最终现实感渐行渐远，茫然地拖着手提袋，只顾一个劲儿地向着前方走去。

泉产生了某种幻觉，仿佛看到一个黑影不知从何处冒出来，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问她：“这不是阿泉吗？怎么了，在这种地方，是要去哪儿旅行吗？”

“不是去旅行，是逃离自己的人生。”她想象着自己的回答，“将来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先告辞了。”

对方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也许会瞠目结舌，无语地目送自己；抑或当场随便说一些客套话，分手后立刻给朋友们打电话，滔滔不绝地讲述事情的经过。如此想来，真是既兴奋又有趣。

再一思忖泉又不安起来，一旦自己实施了，也许真的会遭遇那样的情况。总之，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好好谋划一下今后。

在地下商店街的深处，有一个不起眼的游人休息点，她坐下稍事休息后，用手机开始检索附近的旅馆。

她不停地查询车站附近的廉价旅店，找到一家商务旅馆后，拨通了电话准备预约。

被接电话的旅店工作人员问及姓名时，原本打算使用假名的，但一不留神，几乎是条件反射性地报出“新谷”的真名来。

与其慌慌张张地改口，给人留下奇怪的印象，还不如就这样算了。丈夫要到明天早上才会发现异常，他给所有泉可能中途落脚的都内旅馆打电话寻找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那么，就是新谷泉小姐一个人，我们接受您的预约。”接电话的男子用公式化的口吻说道。

随后，泉顺便去了偶然路过的面包店，买了披萨吐司和肉桂甜甜圈，还有装着蔬菜果汁的包装盒，提在手中回到地面上。小雨稀稀落落地下着，她撑起折叠伞走向刚刚订好的商务旅店，距离比想象的长得多，到达的时候一路拉过来的手提袋已经湿

透了。

这是一间窗户很小的房间，而且一打开窗帘旁边大楼的外墙就在眼前。整间屋子弥漫着香烟和发霉的气味。

泉在床上仰卧着，放松身体，同时，尝试着思考未来的计划。可是，兴奋、恐惧和不安蜂拥而至，最终没想出任何所以然来。

披萨吐司也好，甜甜圈也好，自己是觉得必须吃些东西才买的，可此刻却让泉难以下咽。于是，她从旅店楼层角落的自动售货机里买来了两罐啤酒并喝光了它们。淡淡的醉意稍稍舒缓了她的情绪。打开的电视究竟在播什么节目，却完全没有记忆。

泉钻进被窝，闭上眼睛，努力入睡，却只是迷迷糊糊的无法睡着，期间断断续续地做了很多讨厌的梦。

当梦到自己横躺在棺材一样的箱子里，很多男人为箱子盖上盖子，试图打进五寸长的钉子时，她大声喊叫起来。

被自己的悲鸣声惊醒，泉用手掌擦去脖子上黏糊糊的汗水，穿着浴衣走向浴室。在那个只能容纳一人站立的狭小浴室里，镜子映射出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的自己。

凌乱的浴衣里边露出扩散着紫红色瘀斑痕的右肩，那是几天前被丈夫猛烈推撞，她本能地用手护住头部摔倒在地，肩膀撞击在柱子上而产生的瘀伤。

她也检查了右耳，或许是柱子的棱角划伤了耳朵后侧，当时出血不止，但现在只能看到那里黏附的黑色血块。

只是稍微用点力，不甚强烈的疼痛感从整个耳朵一直扩散到头部。泉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穿好浴衣，用手指轻轻地梳理

好头发，拿着钱包走出房间。

幸好走廊里没人，她又在自动售货机买了一罐啤酒拿回房间。

她茫然地望着房间里喝完了的啤酒。可是，不管怎么喝，睡意始终不肯降临。那些入口的啤酒很快转化成尿液，来来回回上了好几次厕所，时间就这样流逝了。

回想起迄今为止一路走来的人生记忆，泉努力抑制着想哭的冲动，告诫自己说，这时候再来痛哭示弱，还不如死了的好。

泉就这样几乎彻夜未眠地迎来了黎明，当隔壁的吸尘器声响通过薄薄的墙壁传来时，她终于浅浅地入睡，可不一会儿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

吓了一跳，心跳速度急剧上升。战战兢兢地拿起听筒，原来是前台打来的电话，说是已超过了退房的时间。

她手忙脚乱地整理好行李，在旅店结完账，到附近的星巴克点了咖啡和三明治。

一个年轻瘦弱的男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正阅读体育报，泉不由从边上斜眼偷看了报纸的内容。

泉似乎想在刊登文艺杂谈的版面上寻找怎么也找不到的子虚乌有的报导。

……电影导演新谷吉彦（48岁）的妻子泉（38岁）下落不明，新谷先生已经向警察提出寻人请求书……

年轻男子裤子的屁股口袋里响起手机响亮的音乐声。他拿出手机，打开翻盖，贴在耳朵上匆匆忙忙地起身离去。男子正在阅

读的报纸被对折着留在原处。

泉悄悄地将那张报纸拉到跟前来阅读。由于自己的恐惧心理而幻想出的报导怎么也找不到。

走出小店，她将手提袋寄存在车站的投币储物柜里，在百货店楼梯边上的休息点坐下，取出手机。

昨天在地下商店街的休息点用它检索旅馆后，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她没有再一次打开电源的勇气。

一想到如果有十通甚至二十通的留言电话，她就觉得恐惧，当那类信息出现在眼前时，自己可能会当场扔掉手机的。

总之，现在使用的这台手机无论如何必须加以处置。这是一款比较新型的手机，附带 GPS 功能，只要打开电源，就能知道持有者身在何处，所在地就会被确认。

丢掉的话，被谁捡去说不定会被恶意使用；而就这样带着走，每次打开电源，都会暴露自己的所在地，泉因而变得畏首畏尾。

既然下定决心抛弃俗世，那么不用手机也能够生存下去。然而，仅仅是想象，就会觉得那样是极不方便的。

事到如今，自己居然还会有不方便的感觉，实在是可悲可叹啊！

没有从别处打来电话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还是想留下自己和别处取得联系时仅有的通信方法。必须向外界打听什么的时候，每次不得不寻找公用电话，会令人感到很不靠谱的。

泉走出车站，来回寻找手机专卖店。在同一条街道上来来回回，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最终又回到了原点。不敢与人

交谈，所以也不想向谁打听。

徘徊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终于发现了车站前的专卖店。刚刚明明经过了多次，为什么却没有注意到呢？很快泉就来到店门前。

店内并不拥挤。也只有面向高龄消费者的手机是既便宜又不附带 GPS 功能的，那就足够了。泉解除了原来手机的契约，办好了新的手续。

在办理手续的窗口被对方要求提供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泉出示了驾驶执照。由于自己并非被通缉的对象，因此驾照和医疗保险证需要时都能使用。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为了合同需要出示驾照或医疗保险证的情况了吧。泉决定哪怕得了病，不到万不得已时就不去看病。

如果丈夫提出寻人申请，当真想明确地了解泉的所在地，那么迟早会查到这个新手机号码的，不过眼下包括丈夫在内的任何人不可能给这个手机打进电话来，所以从这个瞬间开始，自己与至今为止有关联的人们全都断绝了关系。

这样真是太好了。为什么没有更早一点这么做呢，想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可同时她也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仿佛早早地变成了一只孤独的蝼蚁。

没有人会知道自己如今正在哪儿干些什么，将来又准备做些什么。泉切身感受到，从今往后自己必须真正地独立生活下去。

走进附近小规模批发店，买了一时疏忽忘记从家里带出的生理用品和牙刷，总觉得应该还有其他要买的东西，可花了很长时间在店里转来转去，满目皆是琳琅的商品，却没有想起任何需

要买的東西來。

走出批發店又走進一家大型書店，徑直來到旅遊書專櫃，但是，面對多種地圖及旅遊指南，不由發起愣來。還不知道自己究竟去往何處，沒有大致的方向，漫無目的地隨便亂翻旅行指南又有何意義呢。

泉再一次回到車站，從儲物櫃中取出手提袋。在 JR 的自動售票機上買了東海道新幹線兒玉號自由席的車票。

向西再向西前進，在目前的情況下，不想往東邊或北邊，本能地選擇西邊，可能是因為現在和叔父一家一起生活在東京都內，幫叔父干活兒的母親的故鄉是九州島的緣故吧。

這麼想的瞬間，不由浮現出母親的臉龐。只是想到如果母親一旦知道泉離開新谷家去向不明，她會有那麼擔心時，泉就感到心痛。

然而，已經沒有辦法，後路已斷。

現在只應該考慮逃跑——從生活至今的地方、從以往度過的人生中、從丈夫的身邊、從以往累積起來的所有人際關係中逃離。

不停地逃亡，想成為“不是任何人的人”。無論有那麼孤獨都無所謂，只想要過一段不同以往的人生。

昨天深夜，用假名在岐阜大崖鎮中心的飯店登記入住，當接待員將圓珠筆與住宿卡遞過來時，泉在姓名一欄上填上“高田”，這個姓氏是在看到站在跟前的前台接待員胸卡上寫有“高村”，而即興造出來的。

名字就叫“洋子”，应该起一个不起眼的、大众化的名字才好。

地址填写了东京都新宿区，加上一个适当的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连大厦的名称都省略了，只填写了个恰当的房间号码。

前台接待员只是快速地扫了一眼卡片说：“高田小姐，欢迎光临敝店。”大概是刚刚稍微打了个盹儿的关系吧，他的眼睛有一点发红。

“高田小姐，很抱歉。”他继续说，“敝旅店是先支付房费系统。方便的话，现在请支付住宿费，离开时再收取冰箱里的饮料等费用……”

“好的”泉回答。

带着的信用卡不能用，扣款账户就是丈夫的户头。

泉打开钱包，清点里面的现金，前台接待员目不转睛地看着泉的手势。

收费后，他将房间的钥匙连同早餐券一起交给泉，开始说明第二天的早餐。旅馆没有预设房间送餐服务，在一楼的餐厅备有自助餐形式的早餐，只是必须在九点半以前进餐。简短地说完后，他指向前台右边里侧的方向，那里是电梯所在的位置。

泉想说自己不需要什么早餐，明天想睡得迟一些，所以请到结账的前一刻再叫醒自己……转念一想，如此一说是不会引起怀疑，便就此打住了。

一个不用信用卡，独自一人深夜前来投宿的女客人脸上毫无生气，莫非有了轻生之念？人家这么想也不不足为怪吧。

“明白了，谢谢你！”泉尽可能和颜悦色地说。



前台接待员的脸上也浮现出了笑容，回答说：“请好好休息。”

因某种原因逃亡而来，不让任何人认出来，深更半夜来到完全陌生的街道入住的人可能也大有人在吧。他们从债务、从自己犯过的罪行、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从父母、从孩子、从配偶处逃脱出来……

总之为了逃离各种各样的境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利用旅馆暂时隐身的人是存在的。

搭上空无一人的简易电梯抵达十二楼下。

走廊里没有人影，只能听到不知来自何处的不间断的风声。

房内的装潢算不上高档，地毯和墙壁都已褪色，但还是比想象中的宽敞许多。有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双人沙发。还有一个迷你冰箱，里面的种类虽少，可还是放有一些饮料。

在浴缸里放满热水太麻烦，泉就用淋浴冲洗了一下。刷完牙后，喝了一罐迷你冰箱里的啤酒。在这间没有电视、收音机的安静的房间里，只能听到走廊上的风声在刮个不停，恰似女人的悲鸣。

或许是门窗结构不严实的关系，穿过送风管的大风好像在各处卷起了旋涡，也有可能是钻进窗框边微小缝隙的风发出这样的声音来。

忽然，泉又莫名其妙地觉得，莫非是这间房内有个幽灵？可能曾经有人在这个房间里自杀，无法成佛的灵魂仍然在这屋里游荡。

于是，泉再一次环视室内，她似乎能够感受到那附着在房间里微弱灵气般的气息。